

美丽泉口窑望未来

□ 邵红艳

烟雨迷蒙中，我们来到了婺城区泉口村。

巷子,窄窄的,却干净整洁;溪水,潺潺的,如低吟浅唱。秀气的青瓦房随着地势高低起伏,白色墙面上,水墨墙绘清新雅致。整个村庄在雨里静默着,宁静和谐,宛如一幅水墨画。

不禁感叹:“这村真不错。”

“那当然,这可是3A景区村庄呢!”傅先生道。

“3A景区,一个村庄还可以是3A景区?”我心中疑虑升起。

“我们村有三个非遗呢!一是铁店窑,二是白沙溪三十六堰之第二堰,还有金华酒酿造技艺。”村支书陈桂祥先生解开了我心中的疑惑。

接着陈书记就化身资深导游,带我们游览泉口村。

我们走过绿树成荫的小道,先来到铁店古窑体验馆。未入门,就看见门口的碑铭。原来铁店古窑,在汉代就有了。

“铁店窑历史这么悠久?”

“那是,这可是和景德镇窑一起被评上‘国保’窑窑的,是全国22处‘国保’窑窑中罕见的南方代表呢!”

“哇,这么有名!我怎么之前只知道古婺窑火,却不知道铁店窑!”

“嗯,这中间确实有传承的中止。直到1983年文物工作者对铁店窑址群进行复查时才发现窑址中的乳油釉产品和1976年韩国新安海域打捞到的古沉船中的‘钧窑系’为同一系列产品,铁店窑才重新被发现。”陈书记一边说一边指向立在边上的“铁店窑简介”“海上丝绸之路”“非遗传承”。

我逐字看着展板,心中不由惊叹:在唐宋元时,这些乳油釉瓷器就远销高丽、日本等,当年的铁店村该是如何热闹与繁华。虽然明知“清明上河图”展现的是汴京城的繁华,但是看着白沙溪支流分布的村庄,看着

古老的铁店窑,还是不自主地把两者联系起来。

我的目光落在“传承非遗”的文字里:为了让泉口铁店以古韵新貌亮相世间,泉口村组建了一支七八人的制陶队伍,他们是木匠、油漆工、司机、农民、家庭主妇……

难以相信,里面摆放的精美瓷器竟然出自这样一支“杂牌军”,我不由地肃然起敬:为古老的铁店窑、为大胆의泉口村领导、为这些“非专业”的陶瓷手艺人。

而旁边的展品陈列柜上,一件件瓷器锃亮发光,熠熠生辉,我不由地奔向前去。这些瓷器有静谧的天青色、神秘的幽蓝色、温润的月白色、典雅的亮黑色……走近看时,清晰可见每个瓷器的表面都有两种颜色,呈流淌的透明丝状、乳状,两者晕染融合、渐变和谐。这就是“二液相分相釉”吗?这就是“乳油釉”吗?实在太精妙太神奇了!陈书记指着展柜边上的一些小玻璃罐向我们介绍,这些罐子里的石子都是他们从附近山上采来的,这个罐子里烧制出的颜色是黑的,那个烧制出的是蓝的……

陈书记如数家珍地向我们介绍着这些瓶瓶罐罐里的石子传奇,我听不懂也记不清,但是这恰恰让我更好奇:“这些都是你们自己一遍遍实践出来的吗?”

“是的,我们组建的是乡土人才制陶队伍,当然我们也邀请非遗传承人来村指导,专注破解乳油釉釉水调配等技术难题。”

我似乎看见了窑工们调配釉色时反复试验的专注眼神。

说话间,进来一位瘦高个的中年男子,书记赶忙介绍:“这位就是陈连华,他本来是一名木匠,现在是这支制陶队伍的负责人。通过5年多的学习,他已经成为村里有名的‘把庄师傅’了。”

“哇,这技术转型也太厉害了。”

“每逢节假日,陈连华还来体验馆指导研学的学生和观光的游客制瓷,给游客和

研学者带来最完整的文旅体验!”

此时,我们已经随着陈书记来到了体验馆的工作坊。一张桌上摆满了学员的作品:杯子、烟灰缸、小花瓶……左边地面上则摆放着制陶工具和一些半成品,房梁上挂着一串串铁店窑小风铃。

“从碎泥、制坯、雕刻、上釉到烧制,游客在这里可以体验制瓷的全过程,亲身感受铁店窑文化的独特魅力。”陈书记介绍。“这些小风铃好好有创意。”

“是的呢!这是我们的‘乡村推荐官’、直播创客琢磨出来的。现在很多居民家门口都悬挂着这样的风铃呢。”

我似乎已经听到清风拂过,响起清脆悦耳的风铃声。

走出体验馆,门口的土坡上,青草掩映着“铁店窑遗址儿童研学乐园”几个大字。孩子们在这里体验铁店窑制作,了解家乡悠久的历史文明,定然是充满好奇和兴奋的。

走上土坡,至高点是一棵粗壮的樟树,虽然它的躯干中空,树皮斑驳,但是它的枝叶依旧苍翠繁茂。这棵千年古樟就如一位岁月的见证者,见证铁店窑过去的辉煌,现在的复兴和未来的发展;又如一位文明的守护者,守护着三十六堰的美丽、铁店窑的传奇;更似一位饱经沧桑的智者,启迪着泉口村人民守好文化,创新传承,把古老文化做成现代产业。

走下土坡,我们又参观了铁店古窑陈展馆,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很多铁店窑精品。尤其是陈连华的两个风格迥异的作品,造型精美、釉色温润。

陈展馆的后面,气派十足的,是复建的铁店龙窑。龙窑正面是一个高大的灶口,顺着台阶往上,侧面还有很多个小灶口。

陈书记说:“烧窑时,起先只在正面大灶口里添柴,到一定温度后侧面小灶口一起烧。”

“那该烧掉多少柴火,这烟囱该是浓烟

滚滚了。”望着边上整墙整墙码着的木柴,我疑惑道。

“陶瓷陶瓷,800度以下烧制的为‘陶’,800度以上烧制的才叫‘瓷’,景德镇陶瓷烧制温度为1200多度,我们铁店窑1300多度。所以烧窑时,火焰是白色的,烟囱里不见浓烟,只有一道火光,两万多块钱的木头烧完后的灰烬只有一簸箕。”陈书记对铁店窑高质的烧窑技艺很是自豪。

遗憾的是今天是阴雨天,如果是个大晴天,正赶上龙窑烧窑,那就可以亲眼见证那壮观的场面了,见证一件件瓷器在这里浴火重生。

参观完龙窑,书记带我们来到边上的“泉口村文化礼堂”,这是一座古朴又气派的徽派建筑。

走进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窑望未来”婺州铁店窑青年人才培训班”几个大字。

“我们在这里做铁店窑培训,也在这里直播卖货。”

“这些陶瓷制品都卖吗?”

“不是的,现在只卖一些小物件,其它的我们还要拿它们做复盘研究。”陈书记指着边上的精美瓷器说。

听着陈书记的话,心下佩服:把目光投向古窑,是为了带领村民致富,但是不急于求成,让铁店窑重新焕发生机,让铁店窑薪火不灭,才是根本。

走出礼堂,看着门楹上“精神家园 文化礼堂”八个大字。心想:

陈书记不仅是乡村致富的带头人,更是文化传承的急先锋。

村民们不仅在享受着千年古窑带来的福利,更是在为沉寂数百年的古窑文化续写新篇。

还有那棵千年古樟,中空的树干上萌发出新绿,不正如这千年古窑展现着新姿吗?

从文献出发研究黄梅戏历史——评梅杰新书《黄梅戏源流考辨》

□ 聂援朝

梅杰先生本着尊重历史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以“从文献出发研究黄梅戏历史”为落脚点,在众多历史文献的故纸堆里寻找蛛丝马迹,“独立地研究着黄梅戏历史的真相”(梅杰语),以还原黄梅戏源流的本来面目,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充分体现出一个学者的社会担当精神。

与许多依靠臆想、猜测搞研究,做出无根游谈者不同,梅杰善于搜寻清代民国的报刊文献,以此证明老一辈艺人的口述史的正确性。如在《黄梅戏起源的若干史料考辨》一文中,为了证明早期黄梅戏中经典剧本多讲述湖北黄梅的真人真事,他引用了《申报》1934年11月18日上的《黄梅调》一文,学者绍康说:“黄梅是鄂东与皖西接壤的一个大县,黄梅调就是在这个县里发源的……民间演剧大都题材浅近,用土音土语演出,举办起来又多半轻而易举。黄梅调也自有着这些优点。黄梅调的取材就有不少的‘本地风光’……黄梅调歌词颇多采用村野俚语,简字、俗字、错字,充塞字里行间。早年流行的是一种手抄本的唱本,现在因流行颇广,皖鄂(以黄梅为中心,东至大通,西至汉口,南至武穴,北至黄麻以上。浙江於潜一带有洪杨时代安徽的移民,他们也曾把黄梅调带过去。)各大小城市有木刻本出现了。”这段话深刻地说明了黄梅戏艺术与黄梅本地生活的密切联系,也说明了“黄梅调”流播鄂赣皖三省以湖北黄梅为中心的情形。又如在《黄梅戏剧种名称的形成与确立》一文中,梅杰梳理了黄梅戏名称的演进,指出了这就是一部黄梅戏发展史。梅杰特别提到多云樵唱、太白渔歌等是黄梅调的艺术来源之一。这是从史料的角度对流传千年绵延不断的黄梅民间歌舞艺术的原生态描写。黄梅戏这一民间戏曲艺术的孕育和成长,离不开黄梅县的自然条件、地理环境、民间习俗和历史文化,就如同植物离不开特定的土壤、气候的环境条件一样。土壤为植物提供养分,正如文化传统、历史积淀、社会价值观为艺术提供灵感与素材。梅杰以充分的历史依据,证明了黄梅戏诞生于湖北黄梅。

《黄梅戏源流考辨》辑录了梅杰近年来发表的包括《黄梅戏起源的若干史料考辨》《晚清的黄梅戏戏改——戏曲大师钟谷与黄梅戏的发展》《黄梅戏剧种名称的形成与确立》《大数据视野下的黄梅戏历史研究——黄梅戏文献汇编与考辨》等在内的12篇文章,以及6篇有关黄梅戏源流和梅杰个人学术道路的文章。该书研究对象的时间跨度之大、研究人物之众多、历史史实之浩繁都令人叹为观止。尤为称道的是九万字的《大数据视野下的黄梅戏历史研究》,从最早起源于湖北黄梅的采茶歌,到黄梅采茶戏,再到现代黄梅戏,该文为读者呈现了一条清晰可见的黄梅戏源流。可以说,《黄梅戏源流考辨》是我国第一部从文献角度研究黄梅戏历史的著作,为书写中国黄梅戏通史奠定了坚实基础。

梅杰先生是一名青年编辑,只是在业余时间做学术研究,这对于一个青年学者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他业余从事学术研究二十年来,已在数十家国家级报刊上发表300多篇学术文章,出版专著15部,编著12部。关于《黄梅戏源流考辨》,他是这样说的:如果有人认为他这是在介入为地方争利益的“地域之争”,那绝非他的本意,他是本着对黄梅戏的历史负责的态度,“独立地研究着黄梅戏历史的真相”,“体现的是个人的社会担当精神,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学术精神,哪怕有偏颇之处,甚至有误读之失,短时间内没有被广泛接受与认可”,却“相信一定会在未来产生影响”。他的这种学术自信和自觉意识,是值得我们每一个学术研究的同仁学习借鉴的。

湖上春行

□ 吴杰

天刚蒙蒙亮,从文三路的蜗居出发,骑行一刻钟,便到了那一片朝思暮想的宽阔湖域。

下弦月一弯,高高地挂在天上。西湖笼罩在一层淡淡的朦胧薄雾里。六公园岸边,掩映在树丛中的一溜矮屋,灯光依次亮着,倒映在西湖沉静的柔波里。远眺,南岸南屏山日慧峰下净慈寺前的雷峰塔隐隐约约,依稀可辨。山连着山,峰连着峰,连绵不断,起伏伏伏,有些梦幻,有些神秘。

早起锻炼的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本埠的,外来的;溜狗的,舞剑的;佩墨镜的,戴棒球帽的;卷一册诗集执情侣之手的,挎一肩背包游山海之乐的;悠闲散步的,急星追风的……一个接着一个,一双接着一双,三三两两,零零星星,络绎不绝,沿着西湖的石砌路,不约而同地朝着一个方向。

我放慢速度,走向去白堤的路。顺路在一台自售机前停下来,用微信小程序打开一扇机门,取了一瓶东方树叶,又随着人流涌动的方向兀自迈开流星大步。此时,下弦月渐渐消失,日出东方,西湖渐渐渐亮。远处山峦与湖水之间形成一条细长的白线,景物也开始由模糊变得清晰起来了。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我走在湖边上,欣赏着,陶醉着,目光又一次迷离了。从厦门鼓浪屿来的一个长发及腰小姑娘帮我按下了快门,又一次定格了一幅与西湖的美丽合影。一辆7路去城站的电车驶过北山路,驶向环城西路。函石口湖边,“网红西施”挥舞水袖,搔首弄姿,旁若无人,任性摆拍。马路对面的望湖楼、叠秀阁上,亭台楼榭,树树花开。我看见一穿粉色运动衣的少女一闪而过,淹没在树丛中。

我继续向前走,没多久,已走到了白堤。

白堤口的荷花又一次梦幻般呈现在我的面前,我已经记不清多少次这样近距离地呆望它了。“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褻玩焉”。现在虽不是六月,而是在春三月,但满湖的荷叶荷花依然深深地扎根着,种进我心里,并在阳光雨露的滋润下茁壮成长;周敦颐先生显然以莲自喻,在它身上找到耀眼的光芒,那种洁身自好的品格和素雅淡泊的胸襟,日益成为后人仰视的圭臬。绕过一处草坪,我看见一位放风筝的银发大爷将自制的老鹰风筝背在肩上,那风筝,伸展双翅,即将自由飞翔。

顺着白堤,由东至西,走过“长桥不长,断桥不断”的断桥,我又一次被里西湖的风光吸引住。湖的两岸,碧桃、粉桃、红桃、白

桃,花骨朵朵,次第绽放,竞相争艳,桃花的艳丽与垂杨的翠色相映成趣。堤上,人头攒动,一位时髦的穿旗袍老姬袖珍随身听里播放着欢快的《桃花朵朵开》。水波微漾,两只鸳鸯,一前一后,神态自若,凫水嬉戏。不久前,我刚登临过宝石山,近距离地接触过保俶塔,现在站在里西湖仰望,则别有一番生趣。

历史上,雷峰塔与保俶塔一南一北,隔湖相望,有“雷峰如老衲,保俶如美人”之誉,呈现出“一湖映双塔,南北相对峙”的独特美景。雷峰塔是《白蛇传》法海镇压白蛇的地方,流传着白蛇与许仙的凄美故事。保俶塔初建于五代后周吴越忠懿王钱俶年间。原为九级,北宋重修时改为七级,历元明清三代,六次重修,屡毁屡建。罗隐记之曰,其绝顶为宝峰,有保塔,一名保所塔,盖保俶塔也。保俶塔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所见的实心塔是民国廿二年(1933年)按古塔原貌修葺的,耗资2万3千元,为八面七级实心砖塔,通高45.3米,背面嵌《重修保俶塔记》碑。塔刹铁质黑色,由宝瓶、相轮组成。晴日浮屠撑云,金碧排空。塔身庞大,呈锥形,自下而上,由大到小,塔顶尖尖的,仿佛一位历史老人站在这里,见证着西湖翻天覆地的沧桑之变。

不远处就是平湖秋月。鸡鸣树的红叶与桃树的白花和谐共生,相互依偎。平湖还是那个平湖,秋月亦是那个秋月。康熙大帝御笔亲赐的“平湖秋月”四个苍劲有力的墨宝犹在。春色动人不多,我只想摘一朵白花,绾结于衣袖间,珍藏在心坎上。“万顷湖平长似镜,四时月好最宜秋。”我一屁股坐在露天茶舍平台上的藤编椅子上,目视雷峰塔。远处的几只白布盖顶游船在三月的柔波里摇荡,折射出生活的富足与闲适。湖水里细长的翘嘴鱼集团式群聚游动,几只小麻雀从树上飞下来,落在亲水平台上,踱步啄食,游人经过时,也不惊飞,那不慌不忙从容态度,恐怕是世人不得不佩服的。实际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和平共生,是人类对美好环境的一种天性追求,亘古不变。

转过曲折回廊的石栈桥,抬头见到书家曾朔题字的“月波亭”,刻在木柱上的一副对联颇有意思:欲把西湖比西子,更邀明月说明年。上句截取苏东坡《饮湖上初晴后雨》的名句,原诗的下句是“淡妆浓抹总相宜”,现在突然换作“更邀明月说明年”,便宕开去另写展望与远景。一个“更”字将原诗破开一笔,递进一层,抛开去又接回来,腾挪跌宕,“明月”两字扣住“平湖秋月”之景;“说明年”生发言外之意之境;“明月”

“明年”,两个“明”字叠在一处,韵味一下子就升华了,余音绕梁,回味无穷。走出白堤,孤山后山路上,内有乾坤。放鹤亭、林社,点缀其间,独立一体,自成一格。

孤山不是山,海拔仅38米;孤山是岛,是西湖中最大的岛。诗人白居易称其为“蓬莱宫在水中央”。南宋理宗、清康熙皇帝均在此建造行宫;北宋以“梅妻鹤子”著称的林和靖曾隐居于此,写下过“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动人诗句。

我一介书生,修完大学,19岁就手执教鞭;20岁就入市级青年书法家协会,后又入市级收藏家协会,专研瓷器字画,收有黄宾虹、徐悲鸿、傅抱石、刘大为、沈鹏、王西京等多位名家的字画和“丝绸之路”盛世收藏等名瓷。因“瓷器”的英译就是“中国”,故对瓷器有特殊情结,年少如此,如今已逾花甲,仍“痴(瓷)心未改”。因此,凭借这种与生俱来的天赋喜好,白堤沿路上的浙江西湖美术馆、西泠书画院和沙孟海题字的浙江省博物馆以及浙江图书馆旧址孤山馆舍,自然成了我流连忘返的选择。

今天在此举办的“浙里藏珍”,展出的是2024年浙江考古重要发现入围项目,包括下汤遗址、清水湾遗址、百草园遗址、衣锦城城墙遗址和镇海口海防遗址等从148项发掘中遴选出的26处,400余件文物,连缀起2024年“何以浙江”的新答卷。陈列室里,经考古工作者躬身求索获得的深埋地下的“珍宝”琳琅满目,大到青铜洗、青釉瓷盘口壶、陶罐、元宝纽方形石权,小至唐宋的鎏金铜钱、熙宁重宝、青釉瓷钵、瓷碗,令人赏心悦目,印象特别深刻,如形态逼真的战国印纹硬陶虎子、东汉青釉陶马、宋代蹲兽、鸱吻残件等,让历史的碎片重现光华,让文化遗产真正“活”在当下。正如结语所言:从新石器时代的稻作星火到宋元明清的海港繁盛,从越剑吴戈的战国争锋到衣锦王城的营建,它不仅是一次考古成果的巡礼,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接力。

诚然,传承文明应是每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愧对历史,愧对遗产,愧对新时代,愧对子孙后代!

出了美术馆,走几步,过两方巨石和一棵800年树龄枝繁叶茂、冠大荫浓的香樟,便一眼瞧见了由著名书法家沙孟海题字的“浙江省博物馆”,博物馆内设文澜阁、太乙分青室、御座房、罗汉堂等。

其中文澜阁特别值得一说。其为度藏《四库全书》的清代皇家藏书楼,乾隆时期著名的七阁之一。兵燹动乱,历尽沧桑,屹立不倒,仍立于西子湖畔。它承载厚重的文